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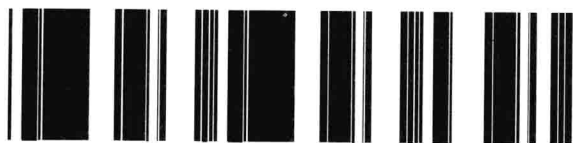


阿诗玛在哪里

周良沛◎著 *ASHIMA ZAI NALI*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阿诗玛在哪里

周良沛◎著 *ASHIMA ZAI NALI*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诗玛在哪里 / 周良沛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222-08877-1

I. ①阿…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2563号

责任编辑 范晓芬 任梦鹰
封面设计 马 滨
装帧设计 许亚军
责任印制 马文杰

书 名	阿诗玛在哪里
作 者	周良沛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889 × 1194mm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70千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云南速盈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877-1
定 价	28.00元

目 录

旧事新记

- 003 香格里拉，朝圣者的图腾
- 012 本色、书香醉昆明
- 026 塔与牌坊
- 036 五华山后逼死坡（两则）
- 051 回归紫溪

阿诗玛在哪里

- 067 向往圭山
- 078 现代版的《阿诗玛》
- 090 石 林
- 097 歌声中的阿诗玛
- 106 圭山与撒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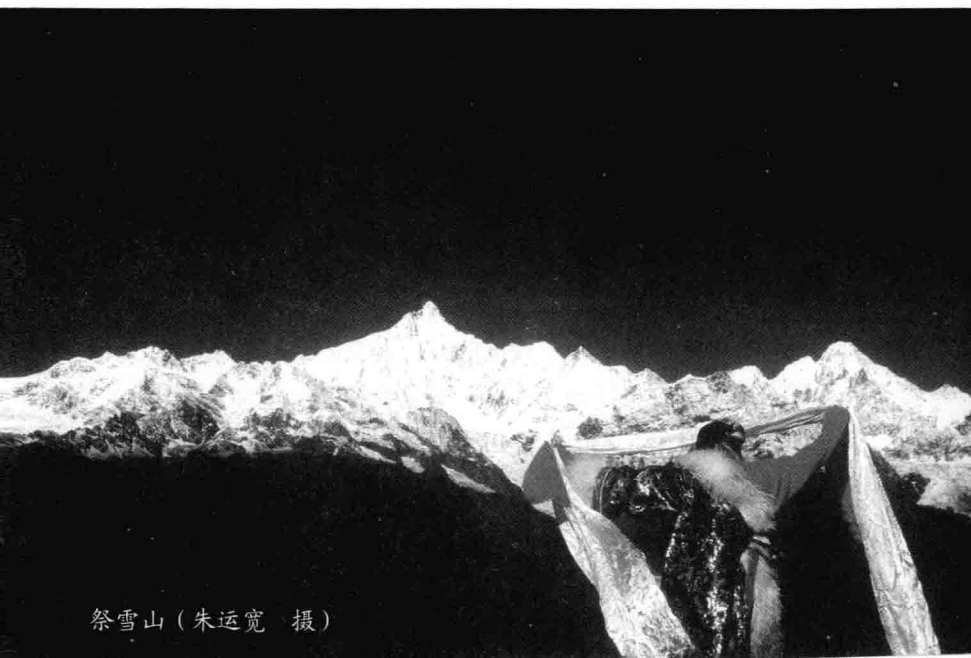
116	火把节·斗牛
123	《阿诗玛》的口头版本
137	流产的电影《阿诗玛》
146	美在阿诗玛
157	阿诗玛与撒尼人
162	圭山的法国传教士
174	公 房
199	额勺衣的“希腊鼻子”及其他
220	后 记

旧事新记

香格里拉，朝圣者的图腾

—

回想起来，当年，我从朝圣者的目光，不知感受到他朝向希望所焕发的浪漫，还是沉重于他凝重虔诚之默然。那时，穿雪山冰峰修筑康藏公路时，时不时总会看见一些藏胞几步一跪，几步一拜，全身扑地匍匐而进地穿过工地，向他朝圣之所向而去。那白茫茫的一片，几围粗的原始古树埋在雪谷中，也被白雪铺平为白色的雪道之路基。他们一脚走塌了，随着像雪崩似的，腾腾的雪烟中，人滚雪，雪滚人地翻了下去。谁也无法，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救他。几个时辰，乃至一两天后，他又从雪



祭雪山（朱运宽 摄）

堆里爬出来了，耐寒，抗寒，像那些古树之树皮似的肌肤，上下也被雪谷的乱石、荆棘、石刃所划破，血痕累累。给他烧杯热茶，他不要，劝他歇歇，他不歇，还是几步一跪，几步一拜地朝着既定方向而去。当他发现自己爬上来与摔下去的一段距离不是跪拜过的，他也走回去，重新跪拜过来。不论是后面拖着数不清的小辫子之老妇，还是被岁月折磨得一脸沧桑的男子，光板的羊皮藏袍，多是空心穿着，还露出一只膀子在外。想到我们开路而砍在路基上的柴木所燃得的熊熊烈火，就是扑在火上，也是胸暖背寒，晚上，几乎枕着火睡，盖得厚厚的，还是不时冻醒，而且在呼吸困难中，那时还年轻的心肺，自己都听得到它蠕动而扩张的声音。面盆、口缸里有一点没倒干净的水，就爆裂得搪瓷“噼噼啪啪”飞进，在雪风狂暴的嘶啸中，这微小的声音，竟然听得人心惊肉跳。而这些“叩长头”的跪拜者，虔诚得庄重不露喜忧，雍容大度的坦然不管沉浮，再狂暴的风雪，对他也习以为常，命运的不济，总是强悍他民族的不屈不挠。我虽不见朝圣者的目光燃烧他希望的浪漫，不知那圣地是以何种的“圣”而使他如此，但他们从工地交叉而过，有的向南朝拜圣寺，有的向北朝拜神山、梅里雪山的卡瓦格博峰，就是他们想为自己找个圣洁归宿的圣地。那时，它对我太陌生，正像他们一路匍匐而寻的天堂之路一样对我遥远，是未知或不可知的。

不想四十多年后，我也走到卡瓦格博峰下。仰到头仰酸了，也不见它直插云霄的峰顶，据说，有些有心的外国旅游者、探险家在这里一守数月，而它，总神秘在它的云里、雾里，不显其真面目。山头的雪似落下凝固的云，天上的云似飘拂的雪。雪拂雾罩，恍惚它也浮动在天庭。海上看海，是海天茫茫，水天一色，此地看山，是山天皆白，雪雾茫茫。阳光穿透云雾照亮的山体，白皑皑全是有棱角的粗线条无限地延长到视线之所



万人法会（何金武 摄）

不及，展示像海同样无垠无际的冰雪。雪山的冰峰，以它坚强不屈的坚固、爆发雄健的力，铺天盖地矗立于它的雄伟，壮丽于它的圣尊、威严、壮观。白得空气也微微泛蓝的雪，也泛得它清新而有清醒头脑的清冽。让人对它也是清醒的陶醉，是醉于大自然美的流连。

我想，朝圣者不论怎么梦幻他的天国，这一切毕竟是他梦幻的载体。他们是到了自己所期盼之“长城”的“好汉”，旺烧的香火，与山上山下的雪烟缭绕，是天上人间的幻境；山脚一座座白塔，从这个到那个，朝圣者都给它扯上一条条彩色的经幡，在冰雪的洁白前，经幡那么艳丽，风中飘荡得像无数沿着山脚飞舞的彩色之鸟，或是套在山脚，也是挂在大山胸前的花环。梦幻的载体，是梦幻的世界。

可是，百年来的三次登山活动，都以失败告终。一九九二年初“中日梅里雪山联合登山”攀登到距顶峰仅二百七十米之六千四百七十米时，被迫退回来了，风狂雪暴，十七名队员在

营地全部遇难。一九九六年底，中日两国包括世界著名的登山专家，持有七千米高峰攀登证书的登山队员，发起了攻势最强的登山。他们越过九十度的大冰壁，登峰在即，却十万火急地传来雨雪降至的预报。此时，山下的飞来寺、德钦寺、红坡寺的喇嘛和众信徒达万余人，他们不容这非人可踏的圣山被渎圣者污染，已日以继夜地香烛祭祀，鸣枪诵咒四五日了。一片绛红的僧袍像血誓洒在冰雪洁白之上的鲜血，万人诵咒之雄浑的音流，诵得百里阴沉在待战的极度紧张和高昂中，也似雨前的闷雷、闪电击响的雷霆。

下山的登山队员，长跪在上次遇难的十七勇士之纪念碑前泪流满面，他们原先誓死完成死者遗愿的誓言，就这么无法想

象地被卡瓦格博的风吹碎了。日方队员除了表示“不再来了”，强抑哭泣时，却放声高歌他们的《北国之春》，它和那万人诵咒的雄浑相比，是尖利的高昂，又毕竟是痛心的悲怆……

诵咒者讲：这是天意！

二

何谓“天意”？真有“天意”？它也许是个三言两语就可道明，





奇迹奇像(何金武 摄)

又会是越说越糊涂的问题。

中国首届百佳新闻工作者何金武一九九二年在这山下碰到千载难遇的时机，也许可算“天意”了。九月十九日他采访滇藏公路沿途的道班工人，一路小雨不住，过雪山时还夹着冰雹。十七时左右，翻过公路四千二百米的丫口，突然雨过天晴，天蓝云薄，卡瓦格博主峰现了出来。驱车直到距德钦八公里一个后来称之“迎宾台”的视线开阔地，云雾不仅未能弥漫，而且很快消失无影。他观察到“太阳落下的垂直线正好在卡瓦格博主峰尖上，所以等待抓拍落日与山尖相触的一瞬”。据他自述：

“等到十九时左右，落日正接近山尖，我正用装有黑白胶片的那台相机对准这一景观连拍，突然，太阳大放光明，放出比前一刻亮上百倍的亮光，同时在亮光之外的天空闪电般地暗下去，刹那，光亮团中恍惚有盏神龛前酥油灯环似的圆形，瞬即消失，原先它四周暗黑的地方却又随之亮开，太阳也落下山尖，这一景观从形成到消失仅仅几秒钟的光景，全被我连续拍在十五张

胶片上。”这灿烂之极，变幻神奇的图景，他担心是那奇异的强光刺目而来的幻影。翌日黄昏再到原地守候，太阳如同在别处一样落下卡瓦格博，再也不见头天那种奇异的天象。空无他人的迎宾台前，好似头天也未曾见过他奇遇的奇观。但胶卷冲扩出来后，那十五张中之第六张抓拍到的那似酥油灯环的图形，竟像从藏传佛教的信徒身上的护身符之星辰日月图所拷贝过来。

此事，在此地，非同小可，何金武和他夫人黄豆米已是沐过佛光之贵人。喇嘛、活佛所说，那图像，意为“十相自在”，是时轮之精髓，时轮，不多问两声，很容易同佛教中的“轮回”之说混淆，它是藏传佛教推算天文、时历的办法，如从古代一直沿用下来的旧历之干支计时，能以它安排农事，也是一份含有自然科学的宗教文化。可按佛家所说，它又是“集三界之器的世间一切精华于一体的象征。置于檐下，能镇妖保风雨；置于屋内，能避邪、消灾，逢凶化吉、吉祥平安”。在市场经济之日，自然有人看准它是有利可图的“摇钱树”，竞相以高价争购它的版权，相互抬到的“天价”，让人咋舌。可不是么，比护身符上绘制的星辰日月，它不是地地道道的“佛光”之真形么？买到版权，有了独家专揽的专利，经手再卖出去，宰到再高的价，不是每人，也是每户所少不了的，不愁财源滚来。将它印刷、或是直接扩印为照片，出售的高价，同样标示“佛光”之贵，再穷的信徒，也会乐意出的。这事，被这帮人如此一“炒”，沸沸扬扬，闹得当事人反而糊涂，乃至不安，甚至有几分恐惧了。有次，我说为此赚笔大钱，也是“天意”，他们瞪大眼睛而沉默无语地直望着我，后来建议拿到摄影展上展出，这一自然奇观的摄下，也是摄影艺术的奇观。他夫妇不仅拒绝了，“不不不——”黄豆米急促又口吃地连说这几个“不”字，真像惊恐于我的提议。后来才知道，喇嘛寺的活佛要他俩好好保藏它，并警告他俩：若拿了出来，是会大祸临头！不知是唯物者

在世事变幻无常中也会下意识地相信命运，还是未忘知识分子诚信为人的根本，若拿出这张照片招摇，或以此作交易赚大钱，不是活佛说的亵渎了神，也是亵渎了自己的人格。所以给我看看，也是神秘兮兮地只在眼前晃了一晃。在各方，尤其是关切藏传佛教有关方面，严格、郑重会同摄影界和照片所用胶卷之乐凯公司的专家进行了技术鉴定，对这组取名为《梅里雪山圣照》的鉴定结论为“摄下了自然景观的瞬间。不是电脑制作，不是暗房特技加工”所致，它“真格”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真”，是现今独一无二的“真”，这就无法论价了。可是，这十年，与时俱增，当地众信徒想一睹它的真容之心更切，呼声更高。他们夫妇秘藏了十年，没用它做任何谋利营私的勾当，正能无偿地将它的无价予以公开了。而且，黄豆米为此写出的长篇纪实散文《朝圣梅里雪山》也出版了。我细看那确如酥油灯环似的天象，对“时轮之精髓”之“时轮”求教于人，被告知的是：“时轮，与藏民族崇拜的佛陀净土地香巴拉相系，香巴拉是信徒死后转生的王国，秘藏于雪域。”

三

香巴拉，凤凰涅槃的王国啊，大家都已将您赞同英国作家希尔顿（James Hilton）的小说《Lost Horizon》中的“香格里拉”了，字典为此增多一个词：Shangri-La。读完小说，看书名译为《消失的地平线》，怕不如译为《迷失的世界》或《遗忘的一方（一个范围）》更贴近作品内容。何况，不论在这人世任何大陆，走天涯，闯海角，从哪儿望去，都不会有地平线的消失。当我们不顾生态，急功近利地迷失在盲目蛮干的视界，那些成为四方流行的世纪近视症时，遗忘在那遥远的，如世外桃源的一方，

不就是保持了生态的原生态而为之的乐土么？凤凰能再生，是要我们从所迷失的误区回头啊！

人世的乐土，自然不可能离开或排斥政治、经济环境而存，幻想于乌托邦中的幸福，自然是乌托邦者，然而，仅就自然环境而言，它绝对是份不可轻视的警世录。

在香格里拉，谁若在神山乱伐了一棵树，大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违了“天意”，注定要遭恶报。水土流失后的系列灾害，不就是违反了自然规律的“天意”所遭的报复么？

不论用何种方式表述，都是他们顺从“天意”才保住了这方净土。

否则，雪山不是雪崩，而是山洪飞石流土，暖风拂过的卡瓦格博，也不需要英雄艰难攀登，就是老弱病残，只要高兴，也可以像逛超市那样逛得开心。那样，也就没了人们心中的“香格里拉”了。

卡瓦格博落日的奇观，是目前世上独一无二的，它自然怪得奇，奇得超常也必然“神”。若在此也千载难遇，也是这里没有受到任何污染的特有自然条件，又在某一特定时空下出现天地之光影相互折射所显现的天象。别处，千载也没有可能获此条件，也就不由得人说它是在示“天意”了。也许正是不知多少年前，喇嘛和信徒看过类似的天象，才描绘下符镜里这一天象的星辰日月以护身，怎知多少年后，何金武对它的再遇，它才像那不可征服的卡瓦格博，以千年如一的生态献给人世这一瑰宝。为此，无论怎么惊异、赞叹、顶礼，都不过分，是天之幸，也是人之幸啊！

人世间还不乏以贪婪的凶恶者破坏自身生存之境，使沙化日益严重而在自杀时，这大自然所造化的，就是花园，就是凤凰再生的天国，只要不是开发成贪婪的凶恶，应该让那蜂拥而至的游客再蜂拥而来吧，这大自然的美，完全该让人人共享。



法会的长歌（何金武·摄）

想借它的名字“香格里拉”成为那闯品牌的商品，也是市场的必然。

牦牛在高寒中密集它肉质的干巴，是可以嚼出草原花开不败时的花香；土长的青稞所酿的干红，少饮一杯，对老人活血、少起夜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若说，中医用草药是以草医病，那么，生长于这高寒、无污染的草，可为藏医造福于患者的草，甭说藏红花、冬虫草了，还有好多别的草，也是跌打的奇药啊，总之，就是香格里拉的草，也是宝啊，为此，我这不是藏传佛教徒者，也愿像朝圣者那样，在雪山下燃上香烛，祭拜它无污染的天地！

原载二〇〇二年五月八日《参考消息》云南特刊
八月十四日香港《大公报》

本色、书香醉昆明

望着这些百年前的昆明老照片，恍惚从左、从右、从前、从后，旋转着闪闪发光的镜子，不知为什么，从它看到的，已不是这些照片上的影像，而是看到我自己，一个过去，少时十几岁的自己，在那被人走亮得也像镜子似的石板路上四处张望，焦急地等待这个对我还陌生的城市能有个被我从中发现的奇迹，也看到一个比今日已近古稀之年还要老得多得多的自己，仍在旧地，茫然四顾，不知想从那远逝的过去寻回少时的感觉，还是在眺望未来时看到恍惚还在身边的过去。

然而，那一切又确实过去了，半个世纪了，去得很远很远……

那时，从瓦仓庄出来，正对着一段灰色的、古老的城墙。从堵在正义路口的近日楼看，我没作过任何阅史访古的调查，却很固执地想着，那座楼，原来一定是联着这段城墙的，楼的那边，也一定是用城墙联着护国门的。看着护国桥下流着的护城河依旧，又不知道它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少时看到这一切，显然是被拥挤的人群所挤出一条南屏街，那头又挤出了一条走出正义路的大马路，让城墙和那近日楼之间，挤出了一大段缺口。而那护城河，不仅在南屏街已填埋于闹市的地下，就是近日楼这头，也填埋成一条长长的红土带了。可它在人们心头，仍然是条河，仍然联着护国桥下的水在流，并与护国桥近在咫尺的盘龙江、晓东河、灵通河在一同流，是沸水夹滚红土奔流的红水。不然，这条到闹市更便利的红土带，几乎被人拒绝走它而芳草萋萋，就不可理解了。